皇明嘉隆疏抄

戶部尚書臣馬森等謹

題為明會計以通時變預遠圖事山西清吏司案

呈查得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南北直隸各府州

地方田土通計夏稅歲額除奏豁并摘撥莊田

及農桑絹絲人丁折絹及本色絲綿各存留本

處與解納

內府外實徵起存麥米共四百六十二萬五千七

百五十七石九升八合零內除京庫小麥三十

四萬二千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係歲解承運

庫之數與坐派南北二京各監司局及內外邊

鎮堡各倉庫本折色并絹布豆折等項俱有項

下解納外止有派剩小麥一萬七千餘石每石折銀一兩共一萬七千餘兩并各絹布折銀九萬一千六百八十九兩四錢四分秋粮除奏豁外實徵米二千二百一十六萬四千七百一十七石八升七合零又除存留及地畝花絨存留本處并起運本色外實該起運秋粮米一千三百一十萬一千五百四十五石一升三合零內該歲解承運庫折銀米三百七十一萬八千九百九十二石三斗七合六勺零漕運米四百萬石南京各倉米一百八萬三千二百八十七石零抵斗黑豆二萬六千三百一十六石零

內府各監司局光祿神樂觀及在京
宗人等府部院等衙門并南京各府庫等衙門坐
派米豆約共五十六萬六千九百一十一石九
斗零又內外各馬房倉場邊鎮各倉口坐派民
運本折不等外只有派剩米二十四萬二千五
百七十五石零每石折銀七錢六錢不等共該
折銀一十五萬八千四百三十三兩零京庫折
色布銀三萬八千六百一十三兩又帶徵馬草
內除存留及起運各場外該折解太倉庫草七
百一十九萬五千二百三十九束折徵銀三分
五厘并南草三百九十六萬七千九百包每包

折銀二一分二項共該銀三十七萬八百七十兩
零在京五草場并備派
內府會無稻草等項折徵寄庫銀共約四萬五百
七十八兩七錢四分此外各衛所府縣屯田地
畝牧地子粒租銀與各省府戶口鹽課鈔關船
料商稅等銀應解太倉庫者約歲額共二十六
萬六千九百八十兩零通計歲收太倉庫銀約
共不過九十八萬四千一百六十四兩零內除
各鈔關本折輪收歲該一半及扣二項扣省等
銀共一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兩外皆奉
詔蠲免十分之五又少銀四十三萬四千七百九十

七兩零及香蠟支公侯駙馬伯祿米折銀及在
京文武百官京城內外各衛所官軍勇士折俸
折絹布鈔冬衣布花并各營將官家丁軍士馬
匹折支口粮料草
內府各監局會無買辦棗兒等項神樂舞生夏衣
冬麥太常寺猪價
欽賞番僧夷人各衛所軍伴雜役折米銀在京五草
場召買草束商價共約歲支銀一百三十五萬
餘兩九邊近年發主客二兵年例銀增至二百
三十六萬餘兩以上京邊通共用銀三百七十
一萬餘兩除前歲入折粮等項銀九十八萬四

千一百六十四兩零半兩淮兩浙等處各運司
等衙門歲解鹽課共約一百三萬餘兩通融支
放外此外尚少歲支銀一百六十九萬五千八
百三十六兩零並無坐派年年挪括已竭今隆
慶元年奉
詔蠲半又少去銀四十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七兩零
通計歲用額數實少銀二百一十三萬零又查
得九邊各鎮倉庫歲派山東河南北直隸順天
等八府及盡山陝二布政司全省之稅粮民運
輸納共本折約銀三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五
十兩三錢二分七厘今奉

部蠲免十分之五則又少民運銀一百八十二萬七千七十五兩一錢六分其各鎮軍士月支升合俱不可少以上通共實少銀三百九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兩零無從措辦及照先爲計處蠲免錢粮以濟邊儲以裕

國用事該本部題以隆慶元年奉

詔蠲半通計歲入之數較之歲出不敷數多隨行參酌事宜條爲四事已經題奉

欽依通行欽遵訖但恐撥括才得未能盡如原議之數而各邊支用欠數尚多乞轉行計處施行案呈到部看得計補蠲免乃一時之權宜而經

乂之謀尤當酌議預圖臣考先臣王瓊任戶部
尚書因宣府鎮奏討缺少增添軍餉奏稱弘治
年間各邊歲發共止四十八萬兩今該鎮稱增
添官軍原無會計議行勘議別處然猶一鎮耳
未聞如今增至二百三十餘萬也及查宣府鎮
原額官軍止五萬八千六十一員名今增至八
萬八千八百七十七員名而凡屯粮秋青草束
皆日漸耗以至無徵即此以例他鎮其餉之所
以日增而戶部實為難繼第先任戶部諸臣未
有以陳於
先帝之前而言官并各部院邊鎮諸臣亦未身任其

責而不加察耳臣伏讀

明詔有曰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粮朕加意節省用自

有餘矣哉

皇言有以仰見

皇上節愛之仁同乎天地而唐虞之隆可復見於今

日矣顧臣等雖屑屑謬司

國計敢不奮激以對揚

休命但往事因循已成七年之病今承空乏之急無三

年之艾臣前所計歲入發邊在部之數已為無

備而在各邊所儲猶日亦不給此臣所以不得

已而為通時變之說也臣不敢避瑣瀆而再條

開措處于後盖窮則變變則通若拘泥執滯坐
視而不為先謀則臣之罪無所逃矣然此先目
前之急則可以為久遠之圖則非古人有言國
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今臣查京通二倉存
貯粮米共止七百萬餘石總以各衛官軍月支
二百五十萬石計之僅足二年半之用耳而漕
粮四百萬石內除撥薊鎮三十萬石又以湖廣
顯陵承天二衛官軍免減折與撥運薊州倉[illegible]行
粮昌平密雲二鎮軍餉外每年實止運[illegible]京通
二倉三百四十九萬二千六百五十五石四升
加以拖欠漂流歲不下二十餘萬石今[illegible]歲漕粮

收折十分之三又內外各衙門歲派白粮奉
詔蠲半若或撥支湊給則歲用之外所存無多欲爲三
年之蓄亦不可得况於六年九年之求乎萬一
河道阻滯輸運不通而白粮亦阻六宫百官之
需皆取之於太倉又將何以爲備耶兼以四方
虛耗百姓困窮邊餉增多原無額派搜括之計
已極善後之策何在此臣所以抱杞人之憂而
又有預遠圖之謀也臣請議處目前於先而復
詳其說於後焉蓋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必
自今蓄之乃爲可得若但知目前而不懷永圖
則臣負

陛下委任之罪雖粉骨碎身亦無以自贖矣伏望
皇上留神俯賜垂察臣不勝幸甚邊方幸甚天下幸
甚
計開
一南京倉坐放軍士月粮隆慶元年七月例該
本色該臣先任南京戶部尚書會同右侍郎
萬士和查照總督粮儲衙門題
准隨宜折放因見本月米價頗平改放折色六萬石
每石折銀五錢共支放在庫銀三萬兩以江
西舊例本色南米一石每石連耗脚實徵八
錢民且稱便今雖會派本色已行徵收尚未

依期合行該省将坐派南京倉米本色内收
折六萬石每石折徵八錢内将五錢解南京
戸部庫抵還前数扣解三錢之数解太倉庫可
得銀一萬八千兩以接濟邊餉
一南京工部見在庫銀一十九萬三千五百一
十四兩先該部
題取十萬兩但於内新增蘆課銀一萬九千四十
九兩零原係本部集官會議題
准行巡江御史清査當不止此数仍行申明嚴査盡
行起解
一漕糧奉 詔改折十分之三該充運米改折

九十萬六千六百七十九石五斗九升改兑米改一十八萬七千九百四十壹石伍斗一升先時災傷議折每兑運一石折銀七錢改兑一石折銀六錢及查嘉靖二十年該御史鄭芸題因邊餉缺乏議將漕粮改折十分之三每石折徵一兩内將輕賫蓆板并耗米等項折銀扣解濟邊餉彼時戶部止照常議折兑運七錢改兑六錢而原議折耗等銀通不查處以致二十二三年輒沿襲此議改折發邊有失建議之意又查得嘉靖三十七年

尚書方鈍題

准每兑運一石徵銀九錢改兑一石徵銀八錢已有

前例相應查照改折徵納且臣任江西巡撫

時查知江西兑運改兑皆每石加耗四斗又

加濕潤米一斗又三六輕賫折銀一錢八分

楞木蘆蓆折銀在外大約兑運一石民間徵

銀一兩三分改兑八錢以上其河南山東雖

係一六輕賫較之三六二六若為輕少但臣

先任大理卿見外詳河南衛輝府輝縣民人

王傅招内每兑運米一石徵銀一兩伍錢以

此例各州縣亦相去不遠故河南布政司每

年皆督粮道到小灘買米交兑將餘銀觧回

抵補　王府祿粮是每石九錢知不既累計

此各扣折徵之数亦不背

明詔可多得銀二十一萬九千餘兩以濟急餉

一隆慶元年漕粮四百萬石奉

詔減折十分之三内除薊鎮本州倉原額三十萬石

舊例折色十四萬石本色十萬石又改撥天

津倉改兌米六萬石及

顯陵承天二衛兌運原議改折兌運三萬七千七百

三十四石七斗改兌一萬三千五百二十八

石三斗共改折米五萬一千二百六十三石

外實止歲運京通二倉兌運米三百二十萬

千二百六十五石三斗改兑米六十二萬六
千四百七十一石七斗通共米三百六十四
萬八千七百三十七石內以改折十分之三
計之該改折米一百九萬四千六百二十一
石一斗以議单每軍該運正米三十石七斗
二合計之該用軍二萬五千六百五十四名
以兑運不拘減存事例該每名每月扣粮銀
二錢每年十二月每名合扣粮銀二兩四錢
通共該銀八萬五千五百六十九兩六錢以
每軍一名行粮三石每石折銀五錢計之該
給銀五萬三千四百八十壹兩但於內有

江北衛分減給米麥二石八斗二石六斗者
大約亦該行粮銀五萬餘兩案呈查先該本
部議覆巡倉監察御史蔣機題爲陳末議申
漕規以裨
國計事內欵開補缺舡以濟粮運將漕粮改折應
減運軍行粮及兌改米蓆板楞木輕賫等銀
照數折追一同管觧漕司以備補造缺少淺
舡題奉
欽依去後今該臣案查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內該
本部會議准漕司條陳款開議補缺舡以濟
全運乞留河工銀兩補造舡隻原係輕賫銀

兩每扣耗米二升折銀一分歲得餘銀二萬
兩已經題奉
欽依自嘉靖四十五年起至隆慶二年止應徵河工
銀兩准留三年收貯淮庫補造船隻去後本
部失於查明容酌議處以致復將改折輕賚
蓆板行糧等銀又行盡數准解漕司補造船
隻之用似涉太多其減存料價又失開議今
查九邊民運以隆慶元年奉
詔蠲半少銀數多乞如臣今議將輕齎蓆板等項總
算折徵每兑運一石徵銀九錢改兑一石徵
銀八錢觧赴太倉庫查扣接濟邊餉其減存

粮銀兩與行粮扣價約共一十二萬五千五
百六十餘兩內扣三萬五千五百六十兩遵
照巡倉御史原議摘解漕司湊前原議河工
并嘉靖四十三四五年十三年減存粮銀查追補
造船隻已自有餘外共十萬兩仍進查催一
同漕折銀兩觧赴太倉庫接濟邊餉但在外
省府諸臣一聞改折遂將應撥運粮重派不
行取補則月粮無支而減存料銀置之高閣
且運行粮南京各衛例該水次倉支[illegible]跡
各衛所俱於本處倉分及淮徐鳳陽[illegible]文
給勢必推延仍合嚴行漕司并行各[illegible]攸

折十分之三照依上年全運撥派各該衛所
定數造冊發各省府州縣照例查處追納徵
解庶不悮事而可期實用
一南京兩總每年例該撥運江西浙江二省粮
米各十萬石以資三六輕賚幇貼之用計江西
十萬石約該漕軍三千二百餘石各旗軍行
粮皆例於本衛造冊赴江西水次將該省額
運南京倉米内坐支每名三石約該行粮九
千六百六十餘石每石例該折銀五錢外應
扣脚耗銀三錢名曰行粮扣除共約該銀二
千八百九十八兩合應照數取解大倉庫接

濟邊餉其浙江十萬石雄軍行粮查果在有司坐派南京倉米內支給亦照行例一體查扣解部

一南京上元縣庫見貯南京都察院項下贓贖銀一萬五千六百七十三兩九分零户部總巡郎中項下銀二千七百六十一兩九錢五分零刷卷御史項下銀二千八百三十二兩二錢一分零江寧縣庫見貯南京都察院項下贓贖銀一萬二千四百八十三兩一錢一分零户部總巡郎中項下銀八千五十兩四錢九分零刷卷御史項下銀五千二百五十一

二兩八錢六分零二縣寄庫銀共四萬七千五十三兩六錢九分零除南京都察院量存十分之一合取解二萬五千三百四十兩五錢九分其總巡刷卷項下盡數解部共該銀四萬四千二百二十八兩七分

一各省并直隸府州所屬遞運所除坐派支闗夫船外尚有額稅防夫每所或三四十名或二十五名本為交接防送逃軍囚徒而設今俱各僉長解及差壯快人役管解並不用此役皆多在司道府州縣衙門供役打差相應行撫按衙門盡數查出革去將隆慶二年防

夫役銀兩通行解部接濟邊餉

一各省并直隸府州縣各編有民壯快手機兵等役及各巡檢司弓兵皆本以護守城池及巡地方等役近來因循習弊多不操練皆在州縣打差撥送過客及司道跟用合無行撫按衙門各照額編原数每十名查扣二名工食在官革去募役通將扣過名數及原額若干造冊一同解部以濟邊餉

一醫獸之役原為聚牧孳生馬匹而設今馹騾馬各派養寄民間自行餧養牧馬草場又聽軍民耕種另行收納租銀並無千百成群放

牧何用醫獸在官而各州縣猶照原額僉編前後歲解太僕寺作為公用支費以出冒濫合通行該府州縣但有額派僉編前後者俱各查追役銀類解戶部太倉庫充補邊餉不許解寺仍行各該撫按衙門清查永為歲用開報

一各處積造稅契銀該本部原行查解並無十之一二而各處稅課司局皆徒存虛名俱係州縣私自徵收牙行稅銀今查止順天府武清縣歲解商稅餘四千兩張家灣鹽商牙行五百兩其他如徐州有一千兩淮安府一千

餘兩近皆奏請　聖裁

一京師積蓄全在太倉嘉靖二十年以前在倉粮米尚有七八年之蓄今止二年餘矣不無可憂盖皆緣嘉靖二十年以前因邊餉缺乏議行改折後又累次宂運邊鎮及河阻歲災倭警㲼船各因而議折以致月漸耗少若不自今議行積貯則七年之病而三年之艾終不可得矣何者漕粮四百萬石內除薊州三十萬石係原議外其三百七十萬石皆應盡輸京通二倉計一年除二箇月折色外該歲支二百六十七萬石猶有一百萬石存貯似

有三年之運而餘一年之積也今自嘉靖十一年以　顯陵承天二衛兊運改折又於嘉靖二十九年北虜侵犯改撥薊州班軍行粮及昌平密雲二鎮粮餉共去二十萬七千三百四十四石六斗遂習為例在昔既以改折空運而耗減在今歲收又不查復原額則後各處有水旱之災日亦不足矣是則今日之所當議復者也

一湖廣荆州安陸二衛改

顯陵承天二護衛兊運當矣而船米則宜灘派之各總衛所代運不宜改折以虧原額也以湖廣

之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三斗改折猶為有說而江西之一萬三千五百二十八石三斗偶緣是年派二衛兌運因而槩之何也是皆原議未妥相應改正仍復本色行漕司分派各總輸運

一薊鎮撥漕粮兌班軍行一萬二千一百四石七斗原非舊額出於庚戌年虜變奏撥本出一時之事因襲為例則謬甚矣夫班軍惟兩京在外衛所分班入衛者則有之在各鎮則惟主客二兵雖調用班軍其行粮亦令作客兵內會計為當况該鎮二十四萬石漕粮本

色原額既以改折十四萬石又何必取此本
色以虧大倉之額相應改正輸納京通二倉
其缺之前額軍餉改作客兵年例內會計加
發銀兩可也
一密雲鎮近撥漕粮十四萬一千八百一十石
八斗昌平鎮三萬九千二百七十二石五斗
俱非原額亦皆始於庚戌之警其該漕粮一
十四萬四千八百三石三斗歲撥山東河南
二省免運水陸輸納官軍甚亦負累臣先任
漕運都察院曾建議寄囤通倉本部委官另
行轉運者只為恤在運官軍之困尚未及為

儲蓄深長之思也今照太倉歲積不前相應
依舊改在京通二倉上納以足原額其昌密
二鎮軍餉照數議行比照大同事例於隆慶
三年為始預發銀兩於秋收之時委官抵石
糴買上納昌密二倉庶可復歲收原額三百
七十萬之數縱有拖欠一二十萬石每歲多
此二十萬粮則漸漸充裕而三年之蓄可必
矣

一臨清德州二倉原係本部題差主事監收粮
米以前皆有數十萬石之蓄後因倉攢守支
告難又各差去上事避嫌不肯發銀糴買漸

亦減少本部以前諸臣因見發邊銀兩不敷又
歲各取解十萬餘兩抵數以致今蓄積無多
臣思此二倉皆在運河之北相應議復原額
於隆慶三年照例積貯萬一河道有阻即此
亦便於轉運
京師則有備無患而不至於坐困矣
一積蓄之務本以虞今日倉庫多虛在在告乏
又節以水旱兵防之故在外者奏乞停徵在
內者奏乞多發每至搜括無遺別無善後良
策不知夏秋稅粮額數之入已定而今歲出
者至增數倍而難繼何能有餘若預備倉

祖宗之制甚周乃今奏行者多不究心遵守徒爲虚
文一遇水旱輒行
請發内帑失量入而出之規非居重馭輕之勢年復
一年將来必至不能救藥矣盖邊鎮之會計
雖講而兵馬未覈出納未清無以時勢陵夷
屯牧不脩大非往日之舊而因時酌損以就
中振作量劑其出入者則在今日宜亟行講
求者也於在外預備倉宜申明
祖宗之舊制查議先後所因革者而詳計之戒飭有
司着實查行則亦庶幾有備於外而各處或
遇有水旱之災不至束手無策而皆紛紛仰

給於內帑矣

一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此生財之道萬古不易也而在今日之勢有難言者矣昔人謂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雖欲無饑不可得也今則一人耕之不止於百人聚而食之矣凡過之兵馬比

祖宗之舊增添數多而歲派民運錢粮止是舊額而又加以征調客兵之費日亦不給且秋青屯粮漸以耗減無徵欲量入為出而勢不可得者況四方風俗民情日以奢耗而務本者少作無益害有益者皆末之費出無經而官

民糜費今欲變今之俗由古之道不去冗食節浮費不重守令課農桑務本業不得而更化也今農官有專設營田有重委

朝廷非不留心於此也而無實意舉行之者故未見有可績之效則歷而富富而教崇本抑末制節謹度以量入為出者則在內外諸臣為心一體以圖報効有為於今日而后戶部給得而不平量劑之以調其盈縮也不則徒從掊括計贓而較銖無術矣以上所議而謂慮遠圖者以此生財積貯究極本源內外一體着實施行而后有濟至於冗役冗食

之費累經建議輒復停寢而邊鎮兵馬添增數多秋青芻糧減少無徵𥙷非
祖宗之舊清查覈實酌損𥙷與天下稅糧原額已定邊餉不敷從何區處通候該部院科道諸臣
議開另行題
請至於漕糧改正欲自今為之則又以奉
詔蠲免歲用不敷無銀糴𥙷其前應復舊漕糧乞於隆慶二年會議定擬其糴買事宜乞於隆慶三年查照施行伏乞
聖裁
隆慶元年九月十六日奉

聖旨這所奏都准行你部裏還行與內外諸司各要
實心經理撙節以濟國用

吏科右給事中臣劉體乾謹

題為財用詘乏懇乞

聖明特　賜節省以足

國裕民事臣惟近自北虜陸梁肆爲不逞

陛下赫然震怒爰集義師奮欲有以大舉而撻伐之

一時國計所須往往告乏之顧各該建議諸臣或欲徵歷年之欠户或欲加數省之賦額無非以供億既繁調度莫繼遂爲是一切不得已之計姑以紓困急佐經費也臣愚不知生財大計但聞之宋臣蘇軾有曰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謂豐財者非求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

而已由軾之言觀之則今日之事不在於經歛之紛紛而革冗吏清冗費乃當今理財之第一義也臣不暇遠考臣嘗見原任禮部尚書霍韜之奏有曰我

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蓋已逾十萬矣此固韜之言也猶自成化五年以前者云爾也計之於今則歷年邊功之陞授勲貴之傳請不知其幾是武職又不止於八萬矣各衙門之添設大臣之恩蔭不知其幾是合文職又不止於十萬矣臣以是推之成化五年之吏視洪武初年之吏爲冗今之吏視成化五年

之吏為尤冗也遠而擬之宋制止二萬四千餘員唐止一萬八千餘員漢制止七千五百餘員與唐虞之建官惟百夏商之官倍用又奚啻倍蓰不但此也他如内官閹宦之收入者漸廣未有底極錦衣衛官之

奏乞選充者漸多未有限制中書科等衙門乞

恩帶俸者漸濫未有區畫極之而禮部之譯字生鴻臚寺之通事序班光祿寺之厨役

神樂觀之樂舞生內而各監局之勇士匠人幷寫字及以大工除者其間狐媚猿攀逢轍不一蠅營狗竊冥竄且多臣不能悉舉蓋已萬萬於

祖宗時矣是皆張口待哺以仰給於
陛下者也且如勇士匠人至賤者也勇士每月則有
月粮一石馬料豆九斗穀草三十束匠人每月
則有月粮一石直米三斗五升所費固已不貲
至于一官則有輿隷廪祿之類所費又不止此
也其所以糜爛其財賦者豈少少者哉臣又思
之土地猶夫
祖宗之土地戶口猶夫
祖宗之戶口也賦稅猶夫
祖宗之賦稅也獨至於用度乃百倍之是其所入者
少所出者多譬之富室大家生理猶前而窖

之資廝僕之費視前反侈則千金之產有不索
然而罄者矣此其蠹
國耗財之原所宜痛懲而亟罷之者也不此之求
乃於憔悴無聊之民而屑屑取盈焉此臣之所
未喻也臣愚伏望
陛下勑下各該衙門除見今聽征官員幷在營軍士
不查外其餘內外大小衙門一應冒濫食粮及
前項人數逐一查議何人應存何人應革扣筭
定擬停當備造文冊　奏繳仍乞
明詔務從簡約庶見爲　國節省之意此臣之所謂
革冗吏者一也臣近又查得光禄寺卿高㵝等

題稱本寺所費錢粮自嘉靖元年至十五年積
剩銀不下七八十萬自嘉靖二十年起以後本
寺供應日增歲會銀兩又多拖欠以致不足等
情臣近又查得本寺進
御果品等項原無定額照期止憑內官小票數目交
納及果品既進小票隨即取去明日內官又復以
昨日所進者實與本寺行戶以備上納臣固知
聖明節儉之意蓋始如一而所以有前後多寡之異
者因內官之滲漏乾沒於其間也蓋其經制之
初差有品度其供應之際自難以稽查以本寺
諸臣不敢問其真偽不敢辨其是非而含婪之

徒得以自便而自取矣臣不意
堯舜在上憂時惜費日有孜孜而若等之嗜利行私
其無所忌憚者一至於此也然此但有自光祿
寺一處言之其他供應等衙門中間轉移侵盜
尚有未易悉數者臣嘗讀周禮見周公於凡王
之饔餐膳酒醬之物次舍衣服之用一一為之度
數而又於歲終大宰以九式節財用蓋亦聖人
防姦之微意也臣愚伏望
陛下倣成周之典　勅下禮部將內外各該供應等
衙門所用品物錢粮再三酌議如某衙門一日
合用品物若干通計一年合用錢粮若干開具

明白　上請裁定著為令典每遇年終仍選差
科道一員逐一查盤
奏繳以防冒破如此則豊約有正數取之者不得
而妄取盈縮有定規供之者不得而妄供而糾
察會計之事又得以行於其中則沉匿掩救之
患自無所容而帑藏之貨賄將見其有餘矣此
臣之所謂單冗費者一也二冗既除則事之害
財者去害財者既去豐財者自至而徵欠加賦
之事可無講也說者謂臣等所見或非拯溺救
焚之策臣則謂二冗之除慮在奉行者之不得
其人耳若果當事大臣真能仰承

德意悉力奉行則所省當不下數十萬金朝馬在彼能省數十萬金之費養馬在此即得數十萬金之蓄見效甚遠為力固易民既不擾國亦不乏也且月計不足歲計有餘一月既有數十萬金之蓄一歲當有數百萬金之蓄是所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如之何而可不行耶況今天下府州縣百姓資產蕩析邑里蕭條嗷嗷之情大非前日而所在官司急於督併然箠楚不勝之際固不可謂全無欲辨之心而死亡不贍之餘亦難保其必有可完之理則亦徒掛簿書刑罰而已是節用愛人之道

臣固不敢於此時謬爲迂闊之談而目前辦幹之圖臣亦不敢盡以爲得也即使久戶徵馬盡如諸臣之議而冗吏之聚而食之者如故侵費而盜之者如故則亦無異乎世之所謂揚湯止沸者如新不抽沸終不止揚之何益臣固知於耗虛匱之患無補也且此輩皆貪饕無厭之徒倖門既開必至侵淫未已將來之吏能無愈冗於今日者乎谿壑未遂必至泛濫無極將來之費能無愈冗於今日者乎而百姓之欠者從而益欠加者難以復加雖有百劉晏者出何以爲措手之地耶故臣敢謂冗吏既革冗費既清

雖不徵欠戶不加賦額貧可使富也不革冗官
不清冗費雖欠戶日徵賦額日加富可使貧也
臣愚惓惓尤望
陛下念時事之多艱憫生民之未遂節省一念斷在
必行申飭各衙門當事大臣務要著實舉行毋
得陰為庇護虓延時月曲示包容相惜顏面使
此輩當緣僥倖以圖苟免中間如有此情弊及
應革應清相干衙門人役敢有推調抗違并鼓
動浮言陰為阻壞者許臣等科道訪實參
奏治罪仍徧　諭京城內外諸司除事干緊要軍
務其餘一切不急之需併從裁減如是則

國豐而裕無功不成士飽而敵有戰則克蠢彼醜
虜情宥之則為舜格有苗不但如漢文帝不宥
則為殷之鬼方不但如唐太宗進退伸縮無不
在我業隆湯武功光
祖宗顧不足以示天下垂後世也哉使失今不圖悔
將無及臣恐敵人無歲而不入則邊備無歲而
不嚴邊備無歲而不嚴則錢穀無歲而不費府
庫已竭而調度方殷根本已空而蠹耗不止如
不幸而加之二三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歛財已
盡而計窮敵已至而力屈殆有不能不重煩
朝廷之憂者矣是豈容臣等悠悠拱默坐視之時

乎臣是以不辭固陋條例
上陳伏惟
陛下憐其迫切不容已之情赦其冒昧無所知之罪
留神採納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嘉靖三十年十二月初八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陝西道監察御史臣黎貫謹

題為重 國計以保盛治事臣聞古者三年耕必
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無三年之
蓄者曰國非國也以臣觀今日京師困竭已不
不可言而各省三邊亦皆動以窮告一有盜賊
水旱師旅之興輒東那西補以借發
內帑或横歛民財猶不足以支撑如此一年且不足矣
安望其有三年之蓄乎此天下治亂所繫
國家命脉所關蓋不輕而重也臣請借小以喻大
今有中人之家歲收百畝之入以供公家之賦
下以為父母妻子之養善為家者必先預計入

之豐約以權其一家之支費蚤夜思之吾家歲入幾何為費幾何其合營辦者何業合裨補者何缺然後取之無窮用之不竭不善治家者反是矣今　朝廷制天下之用未必如人之慮家而又承正德靡費之後安得不困竭乎臣姑舉一二言之如　國初所賦夏稅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石今所賦四百六十二萬五千八百四十三石　國初所賦秋糧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四千石今所賦二千二百二十萬二千三百七十四石而　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內官之衆軍士之增及凡百支費視

國初不知幾倍蓰矣以賦入則日損以支費則日
加雖巧者莫知爲策矣不知
陛下當如何而慮也臣愚願
勅下該部使詳考 祖宗初天下賦入若干
上用若干 宗室若干官吏若干内臣若干軍士若
干及凡百支費若干所餘若干正德年賦入若
干 上用若干 宗室若干官吏若干内臣若
干及凡百支費若干所餘若干有無與今日賦入
之數仔細斟酌何者當益何者當損遂一定爲
經制以十分爲率幾分供 上用幾分供
宗室幾分供官吏幾分供内臣幾分供軍幾分供

不時之費又餘幾分備盜水旱師旅之用幾分
備遞年拖欠或特行蠲免之數將来
宗室日蕃祿食如何而周官吏內臣軍士日增用
度如何而給倘有警急如何而可以轉移相濟
如何可以裨補無缺一一區畫
上請特加裁定永為遵守以後逐年將內外之費用
及見在或有餘或不足之數總為稽筭半年一
次奏〻聞則
陛下自知賦入有限而費用不容於不節矣然其數
散在天下逐時收支增減不一未易以考也必
如成化年間事例令各司府所屬一應係官錢

粮每半年一次查筭分別舊管新收開除實在造冊仍要見實在庫銀若干何項應解京何項應存留支用倉粮若干每月官吏軍士等項該放若干約量可足幾時支費此外尚該若干有餘可備警急如有不敷亦明白開報上半年限七月下半年限次年正月順差舖馬人役照地遠近定限送部查考所司敢有不依限次造報及所報之數不實將經該官吏行巡按御史提問如此則所賦與所費之數如指諸掌矣雖然臣所言者節財之流耳所以害財之源則復有說焉大率由拖欠侵欺之弊壞之臣嘗差福建

刷卷查盤稽考各處拖欠侵欺之数以一縣周
歲計之大率四分甚者五六分一縣如此天下
可知其弊又由近年為令者已完粮未完粮皆
未考滿皆得轉遷是以人無勸懲因循苟簡自
謂三年一陞例可立待一應錢粮無復查理致
使小民拖欠侵欺百弊並集及上司督責一時
捶撻逮繫死亡相繼非徒上損
國用抑亦下傷民心臣又願
陛下特勅該部再為議擬除以前
詔旨應該宥免者盡数與免以後嘉靖二十年為始
查照節年題 准追徵事例通行嚴加申諭守

令務將一應錢粮依期追徵仍令考滿之年申
請布政司查理任內錢粮果完方與轉呈撫按
覈實給由及起送吏部之日再行戶部查覈相
同方准復職如未完及捏報者吏部查出即行
降罰雖有他美亦不准陞扶同保送官仍一體
問罪如此則守令之官皆知安於久任注意錢
粮拖欠侵欺之弊可絕期以十年日增月益而
財不可勝用矣

嘉靖二年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吏科都給事中鄭大經等謹
題為酌議任官事宜以少裨
國計事宋臣司馬光嘗謂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
在官則在民言不能兩利俱存也方今
國儲內匱官帑之搜括無遺民病誅求海內之虛
空日甚既不在官又不在民矣毋乃屯政不脩
而財源日塞邊儲加益而覈實未嚴以故斂之
甚勤取之盡法而時艱無濟也屯田之法專官
而經理之矣查覈之令詳議而布告之矣所以
開財源節財流者亦既講求脩舉孜孜不暇逸
矣第善政脩復于廢墜之餘奚濟燃眉之急切

實稽檢于尺籍之著難窮影射之奸近閱戶部題每年正額缺至一百五十餘萬此皆張口時哺不容一毫虧欠不容一時稽緩者也夫以國家全勝之天下四海雖多故尚稱又安財用缺乏至此萬一不逞之變突出不虞潰決之警忽生意外財用所需爲第一急務者何以應支[illegible]直諉于難爲而遂已之乎及是時正宜悉心區畫通融酌處若恬然不恤坐以待之無異燕雀晏然于堂室之安者其害可勝言哉臣等待罪該科任人事宜職得與聞敢攄臆見用備采擇少資國計諸凡職掌所關者俾令各[illegible]

蓋時務所急莫先于此而芻蕘畢集庶或有裨
于時艱之萬一也
一曰重榷務我 國家通商裕國凡財貨用揖
會同之所置關榷稅部臣專
勑往督之蓋取商賈之纖微以資
國用重本抑末之意亦行乎其間年來當事之臣
固有潔已澄源通商利國者然操柄行私蔑法
干紀者亦往往有之夫關市之設取之民者已
無遺利乃不盡利于
國顧充嗜利者之囊橐舛亦甚矣近年題
准輪差府佐一員監收防範亦云密矣但委官通判

部臣不肖者少假體貌既甘心以聽而不復計其虛兇錢粮掌於部臣委官不與名雖監收實無稽檢近日九江鈔關主事楊栴稍不降節通判郭希泰刼制之因得所侵匿不下數萬在他關務尤可類推夫當

國用匱乏之時顧以自然之利不充公家之費而以資墨夫之貪良可痛恨茲欲盡行加額必至橫征而無藝欲折衷定數尤恐膠柱而難通其要在于得人而已故必擇部臣清望有聲者不必拘于主事不必限于一司田部之日聽堂官考察一如御史出差田道之例果操持堅定賦

倖徃時者咨送吏部陞授憲職京堂官以示風
勸各府委官輪差推官一員每季更易循序遞
差不許推諉在部臣止據所報定稅商人執票
赴委官上納稅銀寄頓府庫積至一季通查傾
銷該府掌印官年終類解既不得增添以浮于
數亦不得減省以要于民彼此互稽雖無定額
而有定數至于相見儀節酌為定例以便遵守
庶賢者得以自白其心不肖者亦以有制而不
敢放肆矣各該地方抽分小稅所在巡按通查
附報各差部臣一併類解敢有仍前乾沒者聽
巡按糾治以懲不恪蓋與其枯索無告之窮民

不若因自然之利加處治之法若實舉行未必
無資于　國計也伏乞
勅下戶工二部查議通行適因考察各差部臣諸涉
瑕疵者斥調降謫不必貸既足示警矣工部主
事楊時喬操持潔白後先莫並所上權利事一
書足占素養若不稍加優處無以昭率將來伏
乞　勅下吏部將楊時喬別改清職以示表異
部臣不職者即考察即行處分不俟大計以
定去留如此則警懲不忘而人心競勸矣權務
之不可不重者一也
二曰革冗員我　國家因事建官宜無濫職可

裁矣但各衙門事務稍簡而員額浸多因事增置而添註如故匪直廩祿之虛糜事體亦未為妥順也內外各衙門咸有可議者年來錢粮詘乏屢行裁革報到裁減官員卒多雜職儒官所省幾何徒滋繁擾在京各衙門各俸薪皆出州縣徵解以充減一員省一員之供應大者姑未論即如兵馬指揮一員約計俸薪五十餘兩每月額設弓兵七名或八名約計工食銀五十餘兩每城革去三員可省銀一千五百餘兩即此推之凡京堂部屬監局衙門事務簡而員額多者通行查議南京各衙門事簡而官全設者乞

轉行南京吏部將各衙門量其裁革舊制悉從裁酌員下俸薪勒限停征庶寬一分之惠近有在外革去訓導揭稱所革俸資無從稽考夫省官本以省費而漫無究竟如此合無通行查革已征在官者作正支銷不得仍前埋沒兩京衙門裁革官員及裁省俸薪

勅下該部一併查銷庶官有定員食無冗費而于

國計未必無少稗益矣冗員之不可不革者二也

三曰併差遣夫奉

天子命以有事地方凡以按歷觀風拯民疾苦職任不同要在為民則一事有定員事不可更置也

邇來緡節侈于儀文生民疲于奔命奉使轍跡
聯絡道路迎送之擾供億之繁當事者雖日勤
裁省而
制使大吏總一舉動體貌削別勢固有不得不然者比
年歲不告登民力稱竭若不及時通變非所以
廣德意而適時宜也姑以直隸言之臣曾任順
德府推官每見巡按苦于無事可為而各差巡
歷者一周曉閒屯務畢集夫直隸僅八郡耳實
不逮一大省巡按者二而各差咸得按歷之臣
愚以巡按可以兼八郡而兩防閱武巡關二差
乃其專職巡按可無與已至于各差事務可兼

者通行酌議稍加裁省南直隸及各省兵備屯田水利等差可議併者一體裁酌至于先經有事地方添設兵備事寧之日相沿之日尤屬贅員至於各府通判多至二員三員者通行酌議可革者革可省者省不准供費之節縮足以紓民之力而繁文既除亦可免多事之棼錯矣至于禁止迎送之際尤宜一併申飭庶官省而民力可甦事省而官屬無擾矣均乞

勅下部院從長計議以紓

國計差遣之不可不併者三也

四曰催勘報夫懲貪之禁不嚴則民生奚賴查

勘之報不結則文具徒施通因貪黷日熾凡撫
按糾劾有司擇其甚者欽奉
明旨提問追贓以禁貪黷以衛民生法禁亦嚴矣完
銷者十無一二玩忽故縱沿習故事者相望焉
殊非所以重法紀而昭官戒也伏乞
勅下都察院通行查檢近年行移提問勘合完過若
干未完若干監追贓銀完過幾分未完若干逐
一查明行各該巡按衙門嚴限完報及遵照近
日題覆輸邊事例速行歸結則法令之布既足
以昭大信于天下而尅剝于民者亦可取之以
償于民也若差內追完贓銀揭報該院以憑稽考

間有事由誣揑罪非自致顯有的據者亦須明
白開豁奉
旨定奪毋重相徇之私而忘大公之義均乞一併通
行庶事有歸結而法無枉縱勘報之不可不催
者四也
五曰酌開納夫治經事貴通變酌而行之惟其
宜焉耳方今財用匱乏是歲計不足之數毫釐
不可缺者及今若不措處而倉卒爲計惟有加
賦一節爲足以救目前之急竊照邦本所在關
係匪輕年來兵餉之加倍于常賦而水災旱潦
無處無之小民亦嗷嗷待賑于上矣若剜肉充

腸氣息雖存而大命隨之其何能及哉近因
帑藏空虛專官括索毫髮靡遺而州郡所積盡行
徵解無復有存焉者矣夫名器不可假人而鬻
爵非盛世事少知治體者孰不知之臣愚以天
下事執一者難以達化通變者所以趨時方今
民生困竭與其括待盡之民以傷
國脉孰若取有餘之民以紓
國計者之為得也哉　國家任官之法極為詳悉
始焉官不輕授而考選之必慎有司小吏少有
不職監司者隨以法繩之未嘗假借以恣縱其
不肖而黜逐譴責未始姑待于三年之後也夫

親民之官不得而輕授矣閑曹散局似亦可行也品秩之崇不得而濫加矣空名虛銜似亦可與也伏乞

勅下該部通行查酌可無碍于選法者量行開納要亦特詘而通行之以權取之于民而無損于民者也與開納之所當議者五也凡此五者事非常經裁之可以善治特當變易措之足以宜民要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省一事則

國受一事之福其于

國計未必無涓埃之助也伏乞

勅下部院一併酌議見之施行臣等不勝顒望之至于

根本所在日望我

皇上崇儉德以先天下諸凡上供錢粮召支一二年者勑下該部查照嘉靖年間事例量行折色或三年停止或間年一行一通融之間而賫之以濟民困可紓矣至于服飾器用尤宜節儉以昭令德方今天下名雖治平而財匱之實有莫測之憂宵衣旰食此其時也尤望我

皇上亟加之意臣等不勝懇祈之至

隆慶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戶科都給事中臣李[illegible]謹

題為仰體

聖心敷陳愚見以圖足國裕民事臣等切惟食貨者
王政之所先積貯者天下之大故周官嚴九式
之條而王制重九年之積蓋以量入為出酌盈
濟虛誠有天下者之不可以一日不講也近蒙
皇上軫念積儲憂之特
諭計部以處理充蓄之計仰見
聖明憂國憂民之盛心凡有見聞皆思所以贊
廟謨於萬一況臣等待罪該科與聞
國計者乎但錢粮之數目浩繁[illegible]出入之頭緒紛沓

有未易以旦夕曉者昨見該部條列八事以上亦可謂幾於詳盡矣然臣等芻蕘之見再四訪求猶有一二可以引而伸之者敢甘隱默不併為我

皇上陳之臣等切惟理財之道莫過于大學一書至謂生財之道則不過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而已而唐臣陸贄亦曰生財之豊歉在天用財之多寡在人節之雖虛必盈不節雖盈必竭合而觀之則開其源節其流理財者舍是無別法矣方 今山林川澤悉入徵輸夏稅秋粮各有歲額鹽鐵千里[illegible]年

其所以充邊儲而供

國用者既有成規矣頻年以來倭虜為患此外復有坐派之名養馬養兵之費而當事臣工權宜議處至於贓罰商脫寺産事例度牒引錢所以搜括之者亦既無不盡矣況今閩廣鋒鏑之餘殘傷未起淮徐荒歉之後逋逃未歸而江之在山之東亦且以水溢旱乾紛紛具奏則聚財之法誠不可以一毫復加于民者矣然則處理充蓄之計舍樽節其何以哉昔人論節財之法有謂在于革冗食汰冗兵節冗費今之冗員誠不知其幾也嘉靖四十年為帑藏匱詘歲用益煩

該本科建白已經議革之矣然所革者不過務司州縣之流以上曾未有一議及之者其爲省能幾何哉茲且不暇遠舉即有錦衣衛恩廕之輩踵接肩摩各衙門帶銜之官日增月盛是雖賞勞酬功之典所不容無而冒濫之費則不可不爲之慮矣一澄而汰之或禁止之於後則所省不既多乎民出食以養兵兵出力以衛民此定例也况京師之衆皆取足之於漕粮又率數石而致一石其徵解搬運之苦不論也奈何其事以易視之查得戶部所開月粮之數共該支米二十四萬五千餘石及查營操總數則至于九

萬焉其餘或係錦衣衛官校人等或係各衛所官吏勇士官攢人等或係各該匠役人等湊之乃合前數臣等訪得此項月粮弊孔甚多有以一人而每月包領數石者有以一吏而每月冒支數石者考求其故則以兵馬之實數司農不得而知也錢粮之出數司馬不得而考也各司止據衛所開來之數即以付之粮廳粮廳止憑各司所發之即以准其支給漫無稽考如此則以無為有以逃作在之弊亦將何所不至哉夫以每月二十四萬餘之錢粮止養九萬營操有用之軍士而其不操之軍士無益之衆反從而

兩倍之若是其謂一一皆充實用則臣等所不
敢信矣伏乞
勑下兵部候各衙門遵奉
前旨將各項冒濫人役查革外仍要查核在京各該
倉糧人數某項若干某項若干造為食糧總冊
用印鈐蓋一送戶部一送本科查考如遇支放
之時各該衛所造冊送司十三司領要數齊核
實然後發之糧廳撥支其各該衛所官吏凡遇
月終通將支過扣選之數齊赴本所註銷如或
參差不齊虛應故事者聽臣等該科參究則冒
濫者庶有所懲矣至于錢糧冗費近年言官已

言之屢矣而卒未收節省之效者其說有二握韜鈐者或邊事未甚諳一遇警報輒自周章至虛實未探而調遣先發者矣有威望頗輕則參遊等官各自主議有先發後聞而不可制者矣若此則過餉焉得而不費哉不知按伏者兵家之妙筭何嘗責其不調遣謹調遣無非以節行粮之妄費而已然均一調遣也行粮之支聞在薊鎮則有百里外全支五十里外半支之例而宣大等鎮則未之議焉或者非畫一之法歟邇來宣大之費視他鎮為多未必不由此矣伏乞勅下該部再加嚴行申飭各邊鎮巡等官今後須要

明白哨探詳慎調遣其有不遵約束將領聽其指名叅究其各邊鎮行粮應否照例查議則錢粮不患其不節縮矣夫錢粮固貴於節縮而尤貴於措處查得

舊制太倉解發之銀止以供客兵之用而主兵則取足於民運與夫各鎮屯粮秋青馬草等項湊給耳邇來各邊多事以屯地馬草則稱拋荒棄置久矣一遇缺乏即行

奏討太倉如之何不告匱也近聞有能措處者將無礙草場給軍採打即役其力以修邊墻而人不為怨者使人人效此則各鎮之中豈無一二

可以措處以少省大倉之萬一哉乞
勑該部再加查議移文各邊巡撫示以
國儲匱乏凡有地方可以措處如屯種馬草之類
不拘多寡儘力區處或於各年民運拖欠之中
設法督追完觧以充下半正項之用年終各將
措處過錢粮若干督催過拖欠若干以上年為
額今年省出太倉銀若干造冊
奏報其區處督造數目過多者或
特加㢈秩或從重奬賞則激勸之餘孰無公家之念
誰無共濟之心雖不敢大望其贏餘亦可省十
百于千萬矣凡此皆臣等管窺之見瑣屑之談

無非欲省一分則裕一分之意至於轉移運用
之大則惟在於
聖明留意焉耳再照
國計須相事宜手足之腹心元係一體則視之誠不
容有二焉者近有淮徐等處水旱爲災十室九
空迯移過半其粮運之額俱累見在人戶包陪
官軍師生俸粮已稱數年不給其艱難之狀悉
具撫按疏中亦臣邦義奧間差回所目擊者今
欲　奏留商稅與改折二事誠知其萬非得已
而該部靳弗全與豈非以
國儲爲重恐開奏改之門雖知其急未暇理與然

臣等切伏思之淮徐之地粮運之襟喉非他方可比其荒歉又為數年之積患亦非他處可得而同也失今不處誠恐梏腹之久或有脫巾之呼其於粮運關係不小是不可不為之慮也況關商稅數十年來原係彼中借支之數即全以與之亦不過歸其故物已耳運粮必不可折亦當權其受災輕重量准二三年仍行漕運衙門嚴督折銀完解以充軍士月粮正數則公私兩便而嗷嗷望救之衆亦且幸寬舒於目前矣至於招撫營田一節事本堪行然非得人以任之蔑有能濟者臣等訪得漕運巡撫王廷素號清

修亦稱簡靜但處理通變之才原非所長當茲
多事之時兼此重大之任豈可以因循坐視者
伏乞
勅下該部查訪如果臣等所言非謬將王廷改之別
用另推幹濟有才望者代之至於所屬府州縣
官亦須另行撫按體訪精力才幹者調用庶地
方得人而招採有道輯寧可望而運道無虞矣
嘉靖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戶部看了來說

南京刑科給事中臣駱問禮謹

奏為懇乞

聖明定經制以裕財用事臣惟今日之所缺者非財用乎憂其缺則思致其盈

陛下之所以朝夕軫念而大小臣工所以仰承

德意者非節用乎然 九重之尊

萬機之繁四海九州之大非指揮可見即

陛下欲刻意崇儉群臣欲勵行絢國將自何處始今

上下大小之用習為故常即一事少缺人且喫喫不曰褻瀆則曰固陋不曰天下之大何必惜此小費則曰一人之見欲以亂此大經不惟拘

常者不知變通之計而當事者亦無以自解於衆人之口衰益失宜措置乖度從而反費者有矣蓋自古帝王之治有一定之經制布在方策班班可考人惟不察故茫然莫措手足然舉而言之則人又將笑且誚緣其言本五尺童子所共知者而臣率爾言之以爲獨得之見豈不迂腐然自古帝王經制之猷節儉之實卒莫有此出者又安能別求其說是以不避譏誚爲

陛下誦之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嗚呼數年之外莫可加矣大學所謂財則恒

是者即此而已宋臣蘇軾所謂萬世之計者亦
此而已今誠急舉其議
勑下戶部統計天下一歲常賦之入若干析為四分
存留其一以三分待國用又計一歲所常用若
干如某處以某事用若干某事以某人用若干
開立前件彙為書冊分布大小臣工使各出所
見某項可去某項可減詳議所以陸續
奏送然後會議畫一某項果可去某項果可減某
項雖不省然比之某項猶在可已不拘於故常
不牽於衆論去冗刷蠹必就其三分之數而後
用而

陛下亦愈自節抑以下爲蒼生上爲　宗廟中爲
社稷苟可省者不以崇高自憚則經制之要節儉之
實同符帝王兼舉經傳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
之艾者庶其在此何者盖統天下財用之数合
天下衆人之見使同酌其所當然同識其所以
然而後適於儉則不惟當事者確有成筭不至
倒施而居常習故者亦知言不得已之意可無
他議得詳永久況天地生一世之財自足一世
之用令取民之法無所不周不必更制其入誠
制其出決無不足於用之理唯令舉動率非
祖宗之舊而於帝王量入爲出贏一用三之意漫不

加省故陵夷至此誠宜操切振勵而丕迈其道則真始也雖若固陋急迫不足展舒而久之漸安迨其後則豐亨裕大之勢將有不可勝喻者孔子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盖均無貧智哉斯言誠以孔子之意行古冢宰之法成王周公復生莫之或加矣然方今國計急若燃眉而臣且為此書生迂闊之談非不自知顧帝王經久節用之實莫能出此出於此則泄泄於始嗷嗷於終無名之征刻剥之實苟可取辦一時者百出不顧以驅民於水火及粟帛新同歸於散而國將不可為矣今

國家苟且之計不可謂不用矣以毅猗之堂爲錢貨之地其始也不待其識者皆患之而今則有識者亦視爲當然矣市井無賴朝得十金夕可舞文官府紈袴蠢穉目不識一丁足不履京師而峩然冠服且有官守之責名器之濫漸不可長矣分遣臺臣括天下之遺聚之京師而不知各郡縣先已坐置此等不惟蠹政於今書之史策且將爲後日笑顧猶可泄泄不爲之所而欲以苟且不終日之計圖其目前哉臣故不避譏誚爲

陛下言之抑古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

入蓋歲有豐凶則入有多寡禮之大倫必與歲上下故曰凶年殺禮誠不得已也今也歲無上下一切均禮

蠲免之詔既不得不下則其不足之数於何取盈此財之所以愈匱也誠定為經制以常賦之三分待用矣仍於每歲之終計其所入少加盈縮如遇常賦不登則又當加損要不過其用三之数蓋量入以為出而必不可量出以為入也魯君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曰盍徹乎自今言之可謂無策矣然帝王経久為國為民之良圖卒莫能外此臣故不避識誚為

陛下終言之如蒙乞
勑該部議擬施行則其盈縮斟酌之間尚當冒昧一
二如曰書生之談必不可行也則亦當更求其
説如上下相顧坐嘆而已則日甚一日恐更有
不可為者臣不勝惓惓懇望之至
隆慶三年四月十一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戶科都給事中臣張漢卿等謹

題為節　內費以重大計事近該

內承運庫署事司禮監太監梁棟等題稱急缺

金銀寶石珍珠乞要區處應用該戶部覆題梁

棟等具奏成造却混稱例賞及舉已往費用聳

動　聖聽萬圖多借查得太倉銀兩未及往年

十之一已支過數計無所出等因奉

聖旨這合用錢粮你部裏還上緊通融計處進用毋

致缺少欽此又先該

內府供用庫署庫事

御馬監太監梁棟等題稱會計年例錢粮要將減去

三分之数暫於京庫粳米撥補該戶部題覆近
查內官內使人等實在食粮之数計支米石歳
額有餘若於太倉撥給是踵先弊欲將該庫見
在并觧到錢粮通融支用等因題奉
聖旨這該庫粮米嘉靖元年減免三分之数暫准於
太倉給以後年分照舊欽此又該戶部覆奏乞
將該庫以後年分白粮務開倉粮的数坐派節
奏
聖旨粮米還照前旨徵派欽此臣等待罪諫垣職司
封駁竊見未便理難緘默夫人君宰天下[illegible]
出入以理經費譬猶巨室治生必較收入多[illegible]

以為致用贏縮苟有不足必先樽節若復浪費
鮮不困踣仰惟
皇上登極實承彫弊之餘天下一歲之供不足一歲
之用內外郡邑外達邊陲罔不匱竭加以連歲
災傷生民疾苦若此
朝廷百凡度支賞予成造一一檢量多寡存舊裕
新徒欲傾耗府庫誅求小民以悠無窮之用恐
非為 國家經常久遠之圖也伊尹曰慎乃儉
德惟懷永圖自古忠臣愛君率皆相用為戒臣
等頃見天象譴見地理震驚災沴頻仍財力殫
屈每有 上言輒望

皇上躬行節儉以圖富庶之效伏覩
綸音有曰躬行節儉朕自有處置又曰躬行節儉已
知道了仰窺
聖慈惜福節用無不拳拳特以職掌人員先意伺隙
肇啓侈端乃至誤蒙
聽納督責取盈臣等固知非
陛下意也且梁棟等以成造急缺錢粮奏行
進用是欲括戶部之銀也梁棟等以元年粳米減
免奏行撥補是欲耗太倉之粟也夫
府庫之財孰非
陛下之財亦孰非供

陛下之用但戶部太倉　軍國重計京師百萬生靈
四方非時災沴各邊緊急調度一切干係儻至
缺乏何由支持犒度棟等之心不過緣以職掌
迎合　上意以取寵悅多積歲餘以資浪費豈
知撙節計量為　國家愛惜財用乎臣等見得
內承運庫自
先帝升遐之後凡錢房各處積年收貯并抄沒犯人
銀兩俱各運貯其中雖會奉有
詔旨運送數百萬於太倉銀庫收貯竟靳不舉臣等
外間未知的數度其所積不為不多雖比年關
領成造鋪　宮賞賜等項節有動支該部又經

供進三十六萬今未三年即已告乏支費之繁反過　先朝夫以
先帝十五六年之積蓄不足今日三四年之
供用若不痛加裁省雖罄天下之力恐不足以資將來之費也又查得
內府供應庫弘治年間會計歲用粳米止四萬六千石正德年來
內府人員冗濫會至八萬五千餘石既經奉
詔查選减革又節奉
欽依事內一千員名原額粮米着照數减派必其食粮人数比前漸少額供米石自當有餘雖减

免三分計亦不至多欠若能稍盈積餘足可接濟支費今又准令大倉撥補已為重冒若復以後照舊徵派歲餘之數民何以堪大凡

內府運納錢糧小民十倍艱辛坐費無藝良可矜惜經 國制用豈應若此夫

內庫不足取之該部該部不足取之郡縣小民小民不足將誰告耶即今東南財賦之鄉

國家倚為盈裕疾厲橫作饑饉荐臻骨肉相食既已一面賑濟又復一面括索臣等竊為不可也傳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今公私俱竭既非在官又不在民徒以靡費珍巧之

具侵漁冗濫之手不可不深察而熟計也該部
剴切論奏豈固爲吝惜以違
上命哉　國家大計不可不深長慮耳伏望
皇上憫時愛物去奢從儉自　乘輿
御服以及　宮掖悉從節省一應寶石珍珠無益費
用悉行裁禁一切　賜予不必濫及其梁棟等
奏稱　尊上　徽號例賞內外官員銀兩動以
萬計見今倉庫缺乏之地方災傷內外
恩賜通行停罷不必過費以益匱竭其
內承運庫見存之數務在樽節用度俟至豐熟漸
次供進其　內府供用庫白熟粳米減免之數

仍查先年歲例全派及節年徵補拖欠之数通
融支用歲計有餘以續不足太倉撥補暫免搬
運以守舊規仍遇會計年例務要開具食粮的
数酌量派徵再乞将各庫前項經管官員
勑下司禮監通行查勘果於錢粮混舉增加道非啓
費即為罷退別選廉慎老成之人更代掌管若
祇緣供應過求附益亦乞
天語叮加戒飭令其協心撙節無恣妄費以遺罪譴
如此則
國計得制用之宜民生免逃亡之苦治安大計莫
重於茲矣臣等冐昧

上言不勝隕越顒望之至

嘉靖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知道了

雲南道監察御史臣詹仰庇謹

題為財用十分缺乏乞

賜清查以裨　國計事臣惟理財者經

國之要務節用者為治之大端財不理則綜覈無法而無以開財之源用不節則侈靡無度而無以止財之流皆非求安圖治之術也今天下財用日竭而在倉庫空虛當事諸臣無計措處議下群工各陳所見以為經理之宜臣猥蒙任使職居言官恨無濟時之策惟懷竊祿之慙每于奉

命巡視監局庫藏不敢不悉心盡職以負報稱謹以得于所見有裨財用者于

皇上陳之臣于本年四月內查得內監錢粮浩大祖
稅甚多其收納關支漫無稽考妄行大使李可
華查報去後隨據本司將本監收各庫廠作年
例買辦關領物料總數造報到臣仍批行再查
房租地租年計所入若干從何支用一併查明
回報問隨據內官監揭祖
先帝時凡遇傳報緊急細巧
御覽器物雇覔各匠攢修及時買辦進貢南方茉莉
香蘭草松桂等花木俱是
御前請出銀兩本監量為增添自隆慶元年[illegible]
步前項傳造器物愈見精美而四時進貢花草

果品之類俱是本監委曲辦處止靠屬廠岁須
聊以濟急所以不敢言者別無他意蓋爲節奉
傳造不係外傳此内監所切于忌諱者也如謂
地租者房租者或以楊村實抵二處爲言蓋二
處地方乃係河下稍低一淵泊所在原非版籍
民田案查成化弘治年間御馬監春夏收牧馬
匹本監題准採行蘆葦苫蓋
皇木之用每遇年豐收成之後量取岁須以爲盤運
蘆葦之費或云山西廠臺基廠等畔租者案查
先朝将本監在監年老内官不能供事者出居外廠
空閑餘地自行耕種以爲優老之需日積月滋

漸為園圃本監量收地租輸之公堂以備脩飭
廠房之用如謂房租若案查隆慶元年九月內
該細看廠官呈稱本廠道衢高峻四面穢水灌
注呈乞及時修理該先任太監李芳建議各官
協力修壘添造圍房每月量取房資以供傳造
之急又云如去歲成造圓殿山添顏匠役買辦
物料所費不貲不敢明載如修理後苑欒欄欽
安殿觀花殿清望閣玉芳軒等亭慈寧宮花園
乾清宮擺設各樣南花松竹樹株及四時供進
時鮮蔬菜果品并修理南城河東金海亭軒龍
鳳船隻鞦韆架等項及傳造寳雕渾貼金雲壁

櫃龍箱拏臺香几等件及成造白玉石等盆俱係本監委曲措處而于戶工二部並無干預也等因到臣又據大使李可華申稱內開親詣該監清查再三不肯開報但查得細瓦廠東西樓房共一百七間南北平房共三百九間廠內房七十餘間房租多寡不等每月計約銀一百五十餘兩歲計一千八百餘兩灰廠一處內外三小廠每月共租銀五十四兩冀廠每歲租銀五十兩此特舉其可查之一二耳至于在外楊村寶坻等處抽分清河豬房土城獐狼房馬鞍山大石窩周口慈家屋琉璃局大石廠小石廠藍

靛廠

皇木廠共十四處則有地畝子粒抽分銀兩在京神木廠山西廠鑄鍾廠臺基廠淨車廠稻田廠鍬棍土廠通廟宅隆福寺瑠璃窰黑窰北果園洗花房河西花園柳花園土城花園外西漆作蜂窩東給廠共二十一處俱有房租地租月報內備用廠金殿廠外冰窖廣通寺張[illegible]房西安門北小石廠海眼芦溝橋狼岱地亦有租銀太監該管房地廣闊錢粮甚大各處租數目[illegible]以細查前項地方猶報不盡節年徵收租銀[illegible]盡隱匿不行開報及查先蒙

欽差巡視庫藏給事中龍光御史楊相題准自隆慶
三年正月爲始聽本科道逐將該監庫廠積貯
合干錢粮照依供應庫查刷事例務求明確數
目戶工二部辦用商觧一應大小錢粮俱要會
同科道監收如有數目不明隱漏參差等項從
重參治及令帶管大使逐項登記出入之數本
監往來文移不行科道掛號私自收受少有隱
漏參差許本官具由申拿在巻等因到臣看得
該監供應御用器物費雖浩繁照各部關領工
部辦納且有年例定額而成造匠作又不係雇
工覔貨則供應有賴可免貽累之難據查隆慶

二年本監開派工部物料照依嘉靖七年事例尚該銀一萬四千餘兩及太監李芳酌議裁減止用九千餘兩在正派之中尚可裁省則其無待前項房廠税租以爲附益之需從可知也且細瓦廠店房係内木廠石廠在官匠作悉皆官錢楊村寶坻等處抽税神木山西等廠地租原皆官地其間曾經題

准者本監遂緣此侵漁以爲民害夫何以

朝廷之土地視爲已有濫取租税充入私囊惧言

官聲言其冒欺之罪動輒委諸供進支用則是

利歸已而以過歸諸

朝廷也如果賴此租税以補
內府不足之用則皆爲公費也亦宜報之于官明
白支銷孰得而議之何必隱匿不行開報而顧
忌科道之稽查哉伏乞
勑下戶工二部會同司禮監巡視科道將前項房廠
在京者行五城兵馬司在外者行順天府隨據
查勘要見租税若干仍拘本監弘文等科書手
吳求儒等質審實報年收租税作何支用及未
盡報者逐一淸查應革者議革毋滋奢以蠹國
病民應留者議留悉取在內庫公需應存多寡
以濟本監帮補之用者造報循環文册存查仍

令巡視科道掛號監收中間如有隱漏容科道
官查出參奏及照擬提一廠逼近西山該監假
籍混占民業查得先年曾經撫按等官耿隨御
等稔知民病代為申奏已經該部覆奉
欽依查勘太監李芳捏詞妄奏仍舊侵奪取棋射利
各廠之中惟此一廠為甚誠奸蠹害民之尤者
也仍乞　勅該部節查題奏文卷及行勘事例
嚴速催報或以本廠原額存留其餘混占小民
山地盡數給還庶國計少紓民困少息矣再照
人君之奢侈四方係之安危
朝廷之耆好左右視之趨向甚矣不可不慎也臣

切覩該監開稱成造圓鰲山修理宮苑花欄龍鳳船鞦韆架傳造金樹櫃白玉盃之類悉皆浮費冗用誠如該監所謂未及外傳者也吊取戶部銀兩在廷諸臣所謂充足之內帑以備緩急今果如該監所云則是以有限之財供無益之費臣不知其何取也蓋

朝廷費出于無經則小人覬覦以為利用無一二而浸濫則十分之七八分矣如成造圓鰲山物料取諸各庫匠作役之在官其費無經其工可稽而遂報萬餘金即今一事之冒濫若此他可知矣況當中外訕之之時果能身親節儉俾內

監諸臣稟然畏法奉公不敢效尤欺冒則
內帑用之何事取盈于邊輸而司國者何至為賣
官鬻爵之謀哉臣目擊時艱乃敢因事效忠少
冀有裨 國用之萬一耳伏望
皇上念邊餉措處之艱嚴群小靡濫之費服食器用
惟以節儉為主如金櫃玉盆刻絲之類皆無益
之冗費也悉亟停止近侍之臣或以織造採辦
玩好逢迎
陛下者是即奸貪小人之徒也則屏斥而深罪之如
此則正直者進而好尚自端儉節成習而
國計日裕矣

隆慶

聖旨詹仰庇奏内乃敢再照人君之禮這廝[illegible]無禮屢
次狂妄着錦衣衛拏在午門前着實打一百棍
爲民不許黨護奏擾各監局科道大臣[illegible]章了
只照舊行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臣靳學顏謹
題為財用至急講求貴廣懇乞
申飭當事臣工協心共濟以祇承
明命事准户部咨該户科都給事中劉繼文等題前
事該本部議擬恭候
命下本部催行在外撫按等衙門查照節次題奉
欽依内事理各據所見於凡財用有裨事體無碍可
以弘濟今日缺乏者無論巨細作速條列次第
上陳仍要人具一疏不許連名共奏止於塞責又不
可仍前遲延有辜

明命通俟條議完日容臣等會集多官逐一再行酌
議覆請　宸斷施行等因覆奉
欽依備咨前來准此臣顧若覩時多事奮欲効諸臣
攄吐胷臆有所論
奏緣臣平生疏鹵不練世故又自十年以來衰病
日侵並將少時聞見遺亡殆盡今該部覆奉題
請責臣等以言臣既不容緘默必強所不能則惟有
迂誕之說或諸臣所已言而臣復為之竟其所
未悉者如斯而已其於
國計有禆萬一與否不敢必也臣不勝荒惕待罪
之至臣惟今日耗天下之財者天下之兵也而

邊兵不可以言耗即以山西論之以八百里之邊而守以不滿五萬之卒無恃不言脩無處不言守無歲不罹虜患也即一意主戰戍可言冗然山西之計在守而不在戰雖城操老弱之軍無不從事於脩築之役者若以其不在戰而汰之則任戰者不多而脩築者無賴焉即如灰溝一營今招軍十年矣尚不滿其半也故他鎮兵或患冗山西兵獨患少至於山西軍粮原不及数而軍士有逃亡馬匹有倒失故以不及数之粮而餉不滿額之兵若歲無災傷而年例應時早給則僅僅充足若軍滿其額則粮不盈筭矣

且民力有限譬如血脉一有鍼砭之漏便成全體之枯今養兵之費既不容已則自兵以外但一力節省而已無繇役夫馬供給交際迎送之類皆不必言至於詞訟一節今世目之為生財之一術而不知此其為耗民之一孔也臣巡撫衙門自數年前限解贓銀兩因攬受多詞臣愚以為一省獄情有巡按臬司守巡主持於上有郡縣有司分決於下民之冤抑者鮮矣若巡撫又加多事則官司紙贖一兩之入民間有十數百兩之費不啻也贓罰所得能幾何哉臣今受詞惟關軍情邊事地方利弊其餘民間些小

之競一切不行凡事關兩院者臣即於批詳中委曲數語以省異同之擾故臣巡按贓罰從此免解可也臣於理則中單提詞訟為言者以民間之詞訟正如有國家者之用兵一開釁端此嚴而彼不肯休心欲惜才而勢不由已此二事最相同也今山西無礦可開無錢可鑄以鹽法而通行矣屯田而盡闢矣以耕作則盡力矣財用之詘乏日甚臣謂除節省外無策焉然該部責臣等以言者蓋不止為山西計為天下計也

臣

請陳其迂誕之說臣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天殷之所鑒者夏周之所鑒者殷則

今之所鑒宋也自太祖立國懲唐藩鎮遂欲盡去天下之兵故於　京師置禁軍十萬而天下諸路總之亦不過十萬曰以京師十萬而制一路有餘力焉當時曹彬潘美等所將以下江南平漢伐蜀威越皆禁軍也乃一再傳而西備靈夏北備契丹慶曆以來召募漸多至八九十萬治平以後又增十五六萬至熙寧以後又有女直之備而兵益不勝紀矣徒恃財用不言詘乏故倖人得以窮其豐亨豫大之說是宂之患不在乎理財以困民也而坐夫驕戎之無策不獨夫驕戎之無策也而坐夫上下

之苟安不獨其上下之苟安也而坐失國是之不定夫天下之患莫大乎上下之苟安也而宋人恃之彼其乞笑請和則舉朝稱賀契丹尋盟則邊防鮮嚴敵計日密我圖日疎而不悟也莫大乎國是之不定也而宋人忽之彼其世方無事言官請纓洛陽則目為迂談戎及近郊廷臣言和言戰則終日不決大計如此一者可知而不悞也議者歸咎於王安石之理財夫敵強則兵增兵增則食益欲不言利得乎而宋計又如此即無安石未有能振之期也我朝自

成祖北征至於南望北斗虜弱極矣初非若宋人立

國之初即有契丹之鄰也東盡西極奄有諸險又不若宋人之僅保中城棄險資敵也其始沿邊一帶置兵不過四十萬人此後胡孽日滋叛哏日起至今增兵益戍稍倍於前初不若宋人之十倍其初也輿圖廣遠二百年來無彈丸黑子之厭初不若宋之彊宇迫蹙也客兵雖增主兵多缺初不若宋人軍餉之外又有歲幣輸鄰碈錢賂敵也然而自嘉靖年間即言詘乏歲歲講求而卒無一效何哉臣亦反覆思之而不得其說於是乃以臆揆之曰宋人雖增新兵而天下原無養兵之費哉

朝海內皆兵民處其七以供舊軍之餉而新軍一
切仰給太倉是舊軍之餉不減而新軍之餉日
增其費一也前代惟周有豐鎬漢置南都率有
其名而無其實也我
朝留都之設建官立衛稱兩京焉坐食公帑其費
二也宋人宗室亦有王公之號而親疎粲然或
通名仕版或處民間我
朝分封列爵強支固本不農不仕吸民脂膏其費
三也夫此三費者天下之大費也皆前代所無
而我
朝爲獨盛焉又駸駸乎日增也賦歛
安得不日急儲蓄安得不日匱哉今之計

宗室者形之章奏亦屢以煩而見之施爲則淆其窒或中有機括此在樞軸之臣必有達於權而通其變者非臣愚所能竟其說焉至於留都官曹備設軍衛林立是否

聖祖垂統　列聖貽謀初意此在部閣之臣討論綜覈必有得其詳而言其故者非臣愚所得預其議焉臣愚惟有見於耗天下之財者在兵故敢陳兵說以俟司計者擇焉夫天下之兵有四曰邊兵曰京兵曰留都之兵曰腹内衛所之兵此四兵者坐食則同而緩急之用異焉又其目有五曰見伍曰召募曰徵調曰清勾曰充發此

力日者尺籍則同而名實之歸異焉然四兵之中邊兵為急何也戎狄日臨所以外捍而內[illegible]之者非邊兵而誰乎京兵則居重馭輕彈壓四方其次之至於留都腹內之兵除駕運差撥京操做工之外無庸施矣五日之中召募見五為實何也應急齊事所與負材勁而當矢石者非召募而誰乎根生土着所與長子孫而充營伍者非見伍而誰乎徵調則虛彼實此但資撥守耳故曰次之至於清勾充發按冊則可觀責實則難必無益兵數而專取擾民矣夫惟邊兵為急而邊兵之中又惟見伍召募為實所謂新

增餉給太倉者正此輩也今為計者曰欲言理財莫先裁冗食夫邊鎮自大小頭目以及督撫之臣其見任在職者彼或為身謀或為利計姑無聽其說試使曾見任在職而今罷去者令之熟計而獻之曰某所居鎮兵誠多可損也食誠冗可裁也如是而損其數裁其食何不可之有然而臣知彼不敢為是說也其敢為是說者必其人未嘗居是地者也誠使為計者知緩急之異用也而酌量於損益之間以緩之損而益之[illegible]如免班軍之役而徵價以解邊非一計[illegible]實之異歸也而通融於因革之際先其實[illegible]

其名如省充發者解而量其等以折贖非一計
乎夫所貴乎兵者不謂其習號令閑技擊日走
演場而已謂其衝鋒對敵旗鼓相當乃兵之實
猶之医也不謂其明素難究岐黃議論氣生而
已謂其臨揚對症起死回生乃医之實也今虜
視邊兵易與耳然邊兵猶有戰時而以殺人為
樂盜馬斬級之事接踵見焉不獨邊兵雖邊民
亦有奮死而一躍者何者彼固習見而數嘗之
雖瀕死尚冀一生若他兵則不能耳是以邊兵
則易腹兵腹兵則易京兵京兵則易南兵謂其
終世皆不嘗寇皆不足恃也臣嘗有驗於此

請試言之臣每見海內但有山賊竊發之寇多不動用官軍非陰医雜職則承二判簿以為之將非鄉夫里保則義男快壯以為之兵在北則有鹽礦徒毛葫蘆角腦之借在南則有南狼兵土官之借觀正德辛未壬申之間劉賊起霸州無幾豎子耳舉中原之衛所而不能當至不免於邊軍之調是以有郎山之捷嘉靖中年倭寇發海上五十餘人耳轉掠十餘府至於應天門外而四十八衛者無一人出攖其鋒卒見夷於淮揚民兵之手是以有振武營之設已巳之役[illegible]衛所尚實也而卒無一至此固年遠莫大[illegible]

也鄖陽有行都司漢中有衛所近日一何勉而不能圖乃往返數千里外調邊鎮之兵以臨之又幺麼目前之驗也臣所言者非謂盡去腹內之兵謂既名以兵當責以實欲責以實當試以戰欲試以戰當限以輪番戍守之法使其或遠而不可使或弱而不願戍則優養其身以自便而移其食以解邊有事則按籍而徵之而饋餉一出於官無事則任其自便而耕商無異於民要之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也而名籍屯牧居住部署固在也人有恒言軍強民弱謂夫正屯之外又兼餘地餘地之外又買民田差役不能干有

司不得制比夫民之輸筋脊竭筐篋終歲而辨官捐親戚去墓墳隨地而占籍者相什百也臣又見庚戌以來山東河南江北等處有機皆創募義勇餘者臣不知在山東者臣略知之山東義勇蓋六千人其始一名徵銀八十兩而民不堪命今漸減至三十餘兩民猶以為病也而國又無賴焉此盜去關門之計今皆不敢言去臣竊以為既不敢言去試以六千人者分為二班責其馬之半而歸其值於官以其半而給三千人者歲一上班其下班三千人者無名於正貼户下徵銀三之二貯庫而優免其身以自便遇

有徵發計日而與之銀其上班者來歲亦復下班而交其馬於上班之人三年無事則計其所貯以一年者留補不測以二年者觧輸於邊其河南江北等處亦復如是其於邊餉又一計也

臣又見天下腹裏民壯原非
祖宗舊制亦自己巳以後始令不過充游手句攝之差官府掃除之役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亦終歲無戰鬬之事者臣
請亦如義勇分班之例其於邊餉又一計也故曰臣非欲盡去腹内之兵以此兵二百年来而未嘗見敵如邊兵之一年及偶一見敵而徃驗又章

灼如此今乃與不可一日緩之邊兵同一坐食焉孔子嘗言不得已而去兵今當去何兵不得已而去食今當去何兵之食今日固不得已之時也司權度者可容忽焉一不致較或曰懲噎廢食不可夫是其食雖日一遇噎不可恃以為療饑之資也若乃京兵臣言其次者非謂京兵虛設無謂冗食無益也謂京兵依託輦轂涇肓 太平比夫邊兵之日臨鋒鏑瀕危亡者有間也若乃求其實則京兵視邊兵乃以心視臂主臨僕焉為係甚重今乃悚生顧養銷輭積弱為邊所易也柰何望其控制四方以攝羗胡之

蠻夷哉臣愚以為欲京兵強亦宜試以戰欲試以戰亦宜責以輪番戍守之法夫京師去宣府薊鎮纔數百里耳以京營九萬之卒歲以一萬而戍二鎮是九年而一戍於京卒未為苦也不數年而戍徧而京卒之怯亦與邊兵同其勁矣又以畿輔之卒皆　親軍之兵矣夫出京卒以戍薊鎮則延回之費可省出京卒以戍宣府則宣府之勢益強宣府之勢益強而大同之氣自倍逆胡雖衆即敢扣塞嚴而搖根本則畏宣大以全力而制其後京卒之勁當其前而仰攻深入之事

鮮矣臣所謂耗天下之財者在兵在京與邊猶當倍其數而責其實何敢言耗也乃若腹內留都徵調清勾充發之兵則緩急名實居然指掌之間通融斟酌斯其時已適今不為臣見夫內外並耗三費交加而區區於今日罷一役明日裁一員洩之以尾閭而益之以吠澮也何益於計哉臣又見近世之言理財者何財無從生也惟有節費而已臣謂以前代生財之法較之今日尚缺一大政焉竊此一大政何謂其無從生哉而錢法是已臣聞人之所由生衣食為大王者利用厚生必先乎此此出於天時地利人

力相待而成三才之用者也有此三才即有此布帛五穀增虧相乘有無相貿而非有水旱之災兵革之奪癘疫之妨以一年之歲功而供一年之日用自周也今天下之民愁居懾處不勝其飢寒之慘司計者日夜憂煩遑遑以匱乏為慮者豈布帛五穀不足之謂哉謂銀兩不足耳夫銀者寒之不可衣飢之不可食又非衣食之所自出也不過貿遷以通衣食之用耳而銅錢亦貿遷以通用與銀異質同神者猶雲南不用錢而用海巴三者不同而致用則一焉今獨禁何用銀而廢錢惟時天下之用錢者曾不什一

而錢法一政久矣其不舉矣錢益廢則銀益獨行銀獨行則豪右之藏益深而銀益貴銀貴則貨益賤而折色之辨益難而豪右者又乘其賤而收之時其貴而糶之銀之積在豪右者愈厚而銀之行於天下者愈少再踰數年臣不知其又何如也則錢法不行之故耳言計者又欲開礦夫礦不可開開無益也一禁而不可弛弛則亂也臣試根極錢説而司計者擇焉臣聞錢者泉也如水之行地中不得一日廢者一日廢則有枯槁之虞從成周兩漢唐宋以來見之史一一可覩未有用銀貴錢如今日之甚者也而用

錢之多鑄錢之盛者尤莫如宋太祖欲積錢至
五百萬而贖山後諸郡於遼靖康中趙良嗣奉
使歲加稅銀一百萬於金其平時賂契丹西夏
也歲幣率有常額其外國亦用錢可知又宋之
饒州處州江寧等處皆其鼓鑄之地今江南人
家嘗有發地得窖錢者則無南北皆用錢可知
其餘書史所常言無慮鉅萬累鉅萬之說率多
以錢計臣亦不暇枚舉今去宋不遠天下用錢
則民生日裕鑄錢則國用益饒此裁成輔相之
業惟人主得為之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因位
而制權因權而制用故又曰錢者權也人主操

富貴之權以役使奔走乎天下故一代之興則制之一主之立則制之改元則制之軍國不足則制之此經國不易之一大政也奈何廢而不舉臣竊聞江南富室有積銀至數十萬兩者今

皇上天府之積亦不過百萬兩以上若使銀獨行而錢遂廢焉是不過數十富室之積足相埒矣

皇上試一舉其權而振之則彼富室智勇[illegible]將奔走於吾權之不暇彼敢冒萬死而盜鑄[illegible]一文者哉故曰權也權者立之乎無形而[illegible]于無窮用之則天下舉有求於我而有餘不[illegible]

[illegible]焉以求之於天下而不足之為驗甚明也

且夫富貴其權一也

皇上今出數寸之符移片紙之檄以匹夫而拜將相焉又能使同姓王異姓侯焉於公帑未有損也此馭貴之權若是乎其易也若乃今日與人以千金焉明日與人以萬金焉曾不踰年而太倉告匱矣夫何馭富之權若是乎其不侔與誠以有其權而不用與無權等耳昔漢文帝之寵鄧通也曰吾能富之賜以蜀山之銅而鄧氏之錢滿天下夫鄧氏之錢滿天下則天下之貨萃於鄧氏明矣吳王濞擅鑄山之利而輒稱兵與漢廷抗亦不過竊漢廷之權明矣以竊一日之權

尚足以得民而抗漢況以
萬乘而自振其權可勝用哉今之爲計者謂錢法之
難有二一曰利不酧本所費多而所得鮮也臣
愚以爲此取效於旦夕計本利於出入蓋民間
之筭非
天府之筭也夫
天府之筭以山海之産爲材以億兆之力爲主以修
潔英達之士爲役果何本而何利哉此所謂本
猶不免用銀之說爾臣所謂本蓋無影之權是
已何則鑄錢之須一曰銅料一曰炭一曰鑄致
一曰人工夫此四者在民間計之銀一分而得

錢四文誠十不酧五矣自臣愚計之皆可不用銀而取辦者誠將天下出產銅料之處贖軍徒以下之罪而定其則以收銅於西山產煤之窖以法司有罪之人而准其罪以納炭其運銅則通水路者附以官民之舟如臨清帶輓之例通陸路者資以驛遞之力而給之官庫之錢其運炭則

請出府庫見貯之錢或於京城或於近縣或於營軍如係官則量給以工食如係民則平給以脚價如是而患無材與夫轉致之難臣不信也至於人工取之見役而皆足則又不煩銀兩而可辦

也臣不知工部及
寶源局原額匠役若干見今坐食與否即以營軍
九萬人論之油用其一二千人足矣而謂妨訓
練耶今京城之而錢金刺繡聲技力作之徒與
夫靠衙門而衣食者孰非營軍奚啻一二千也
而未嘗患其妨凡此皆不用銀而可以成務固
無本利之足較矣其二曰民不願行強之恐物
情之沸騰也臣愚以為歷代無不用之至稱為
錢神我
先朝又用之祇見其利不聞其病正德嘉靖以前
盛行之蓋五六百而值一兩今七八十歲八困

多尚可一

召而訊也獨至於今屢言而屢發甫行而輒輟何哉臣竊詳之錢比鈔異於小民無不利也獨所不便者奸豪耳一曰盜不便一曰官吏為奸不便一曰商賈挾持不便一曰豪家蓋藏不便此數不便者與小民無與也臣竊聞往時但一行錢法則輒張告示戒厰衛不先之於賣菜之傭則責之以荷擔之賤彼愚而相煽既閉匿觀望之不免而奸商豪右依託城社者又從旁贊鼓之以濟其不便之私一日而下令二日而閉匿不三四日而中沮矣務大計者宜若是其易動

抑臣聞施恩澤者自無告始行法令者自貴近

始豈惟貴近自

朝廷始可也

請自今以後追紙贖者除折穀外而責之以納錢上

事例者除二分納銀外而一分以納錢存留戶

口則兼收錢穀商稅課程則純用收錢此謂自

朝廷始又因而　賜予之費

宗室之祿百官之俸則錢銀兼之又因而驛遞應

付雇夫雇馬則惟錢是用又因而軍旅之餉則

分其主客量其遠近或以代布花或以充折[illegible]

此謂自貴近始夫此數者有出有入而民間[illegible]

底滯之患誠以上下交會血脉流通故也輕斂
輕散官府有餘積之藏誠以正賦之銀既無減
於常額而一切之費又取辦於一權故也此權
不可行之於天下以啓盜權之釁
請於寶源局并西倉專設侍郎或即用左右侍郎一
員督於上以十三司員外或主事分理十三省
事於下以科道各一員監之銅科工材各有職
掌各省斂散各照分司先之以區畫條議討定
而行而又輕重適均無駭於俗仍以唐宋以來
舊錢兼之或
上有施於下下有納於

上著之以必行之令遲之以歲月之效久之而本末
兼利公私循環可以輟鼓鑄之勞而罷工作之
使矣臣愚不揣竊謂千慮一得也昔我
聖祖初制鈔時下令甚嚴有以金銀貨物交易者輒
没給告者然不徒責之下也後又
令各處稅粮課程贓罰俱准折收鈔則
聖意淵微可測矣此固血脉流通之意所謂泉也而
法以佐之所謂權也夫
帝主以元氣為橐籥以造化為鉗鑪而風行神運不
言所利乃至與齊民胥豎筭本利較銖錙之愚
非所望也臣又聞之邉鄙強固則夷狄怵服中

原乂安則邊鄙傾覆故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
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衣食者百姓之根本也
閭閻之細有終世無銀而不能終歲無衣寧終
歲無衣而不能終日無食今有司夙夜區畫不
遑者乃在銀而不在穀臣竊慮之夫以
國家建都於燕東極齊西盡秦南阻江淮
神臯之重
金甌之固此萬世不拔之業也而臣竊有慮焉何哉
誠以
京師北遶幽都更無郡縣而宇在強狄雖有東齊
西秦其形勢皆不足以扼中原而自固

京師以南絕無名山大澤之限強藩與國之資
皇上南面而臨之所恃以為腹心股肱之重者惟河
南山東江北裏八府之人心耳此数處之人率
驁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
不如意則輕去其鄉一有所激視死如歸臣固
觀之熟矣八府遭歉則走山東山東遭歉則走
江北又未已也匹夫作難而千人響應往事蓋
屢驗之然其弭之之計無他不過曰恤農以繫
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其骨肉以繫其心而已
今試移文於此数處者而暨其官舍之所藏每
郡得穀十萬焉則司計者可安枕而無慮矣得

三萬焉猶可以塞轉從者之望設不滿萬焉眞寒心哉臣竊意其不滿萬者多也即有水旱何所賴焉即有師旅之興何所給焉臣觀自古中原空虛未有如今日者也漢以前有敖倉隋以前有洛口倉唐有義倉宋有常平倉皆[illegible][illegible]在而貯不專

京師今徐臨德州皆有官倉本爲寄囤至於存積幾何哉臣近日有疏爲山西積穀荷蒙

皇上通行各省臣非不知以用賢爲榮而所患者人意向不同或行之不力或施之無序輙以爲無益有損焉臣且不堪任其咎也臣前疏詳明一曰

官倉蓋發官銀以糴者此必甚豐乃可以舉一日社倉蓋收民穀以充者此雖終歲皆可以行臣知中原空虛不但穀少而銀亦甚少其官倉一節今歲已不能舉又聞有災變則社倉一節今歲亦不能行但能以今歲始講求其條件加意於積儲即明歲舉而後歲效未晚也此二倉者社倉舉之甚易而效甚捷然非官府主持於上則其事終不能成矣社倉即義倉也蓋始於漢耿壽昌而盛於隋長孫平唐戴冑之徒唐又最盛計天下積至數十萬以上及推其餘以爲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昔[illegible]猶

多臣所謂法令之行自貴近始者則推各民
正稅之數於二十分而取其一以爲社倉蓋富
者必田多田多則稅多稅多則社入多亦唐意
也要之其出也則中歉賑極貧大歉賑中戶又
大歉焉乃沾及於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
始也今之言官倉者今年曰倉無銀焉明年曰
庫無銀焉如是除八分紙贖之外無幾耳言社
倉者此曰官戶當優免彼曰役占何科攝我也
又曰我不願賑於後亦不願出於今也如是不
過貧民下戶之輸無幾耳是二法終不可行而
中原之空虛如故也夫民之飢也必至於轉徙

轉徙不已必至於盜盜必先諸官户與夫役占有力之家而此輩多不悟官府主持而鼓舞之終空言耳臣

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斂糓之法爲則而就土俗以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限明春以裡盡報各府已前見貯之數以品其虛盈於明年冬季一總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數以驗其功能著而爲令歲歲脩之在官倉者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於官若民有大飢則以振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於民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此藏於富民即藏富於官

皇上所爲南面而恃以無恐者其根本在此今之言計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之不足而泉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
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
聖明垂意臣本腐儒不勝其懇懇愚忠每所陳說多從迂誕又不知其可否冒萬死至瀆
天聽伏望
皇上　勑下該部再加採擇可行則行有當圖之以漸而勿驟有當斷之以必然而勿撓不可行則罷其議臣亦仰塞　明詔少緩期會之罪臣不

勝幸甚

隆慶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戶部看了來說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臣蕭稟謹

題為懇乞　聖明廣延群策豫處　國計以保邊圉以永治平事臣奉都察院劄付一道內開戶科給事中雒遵題前事戶部覆奉　欽依行令臣等條陳理財事宜在外限三月以裏到部欽此財用誠為　國家大計謀之誠為今日深憂科部題覆誠為救時忠言　聖明欽依誠為經國至意臣子於此苟有一得之愚自當百拜以獻矧煩勅限開導敢自任情緘默乎顧臣待罪言路一年有餘矣先該戶科都給事中劉繼文題行會議臣時不能一言非不能言也竊嘗攷理財

一事由嘉靖中年以來諸臣之題請部臣之議覆不知凡幾矣自今觀之果無一之不行者乎即如今年群臣之條陳部議之條件不知凡幾矣自今觀之除臣等所奉清理邊費而外果有一之見行者乎夫　上有求言之意下有盡言之臣而事靡成功　國鮮實效何也毋亦事關重大者不敢言故所言類皆瑣細而不足行與言涉貴近者不得行故所行類皆委隨而不能遂與引前事以觀其效良可覩矣則雖使白圭持籌計然畫筴臣亦竊疑其無益何也苟無神輸鬼運之謀則亦竟爲盈庭築舍之說也一

事屢更不無條貫錯雜一年屢議不無事體周
章徒使 全盛之世屢揚朝不謀夕之聲
聖明之朝數蒙言不能行之議故臣之不言非敢自
異諸臣竊以為道謀可省而 國體尤所當重
也況天地生財本有此數今日雖云困詘之極
百費未能悉充然苟力持節省之心要以數年
亦當漸復至其所為節省亦豈必多言哉惟在
聖明再加之意而已
陛下誠於投珠抵璧之風 益嚴匪頒好用之式
常存為天下守財之念 時廑四海困窮之懷則
愁偷之實自足以格臣民之心而凡內外之蠹穴倖

門自將改絃易轍共圖節省以仰符
聖心矣所出日省則所入日增浮費日省一分則
內帑日增一分固必然之理也欲求長策又孰有
大於此者乎且 內帑之一金郡邑之百金也
郡邑百金之供閭閻十家之產也
陛下誠為 內帑惜其一金即為郡邑省其百金亦
即為閭閻全其十家矣 慈儉發於一念覆育
徧於萬民以裕 國計而所以培
國脉者胥此得之又何事於他求耶此則微臣所
知亦臣之所欲言者也外此則非臣所知亦非
臣之所能言者也臣嘗逮事 先帝又嘗蒙

恩任使查刷光禄錢糧豈不知
陛下用費節省比之嘉靖年間十減六七然猶狂瞽
冒昧以是為言者以為　聖性恭儉誠視
先帝有光而所遭時勢則與　先朝迥異　先帝藉
累朝豐裕之積又適四海殷盛之時故雖四十年興
作尚可支吾而一時群臣凡遇取用亦自不必
爭執此非會計之得人臣之順乃時勢之易也
陛下雖承　累朝熙洽之餘實當　先朝匱乏之後
自非萬分節省不可康濟故一有取用則當事
諸臣未免冒昧執奏此非會計之失人臣之逆
乃時勢之難也

陛下誠不以得失而責計部不以順逆而疑諸臣一
洞察於時勢難易之間而理財之長策自可立見有
不必群臣之屢言不已者矣此尤微臣一念愚
忠所欲爲
陛下言之者亦未必非科臣部臣之所欲言者也伏
乞
皇上軫念時艱 留心 國計 赦臣狂瞽
鑒臣血誠少 賜省錄而力行之焉 宗社幸甚生
民幸甚臣干冒 威嚴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萬曆五年正月題奉
聖旨戶部知道